

Mumford)的主张很相似。芒福德的主张体现在他的杰作《城市和文化》之中,他和托因比一样,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历史性的发展方面,因而,它虽不失为一门城市科学,但其研究的领域毕竟显得窄了一些。

(2)城市地区论说。这个观点认为城市现象和地面、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,所有现代城市均属于这一类型。可是,假如估计到人类在水中、地下、空中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,那么城市就不一定和土地有密切的关系。因此,卫星城市“浮动”于宇宙间的可能性,也不能说绝对没有。城市学理论应该在这方面有预见性。

(3)城市结构论说。城市是由人们建造的物体构成。从居住开始,包括所有的活动空间都是人类的建造物。于是,人们感到:在人类科学中,建筑和土木这些技术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垄断了所有城市方面的问题。可是实际上人类不仅创造了城市,而且使城市能够发挥作用。城市并不是“博览会的会场”,即使是夜间,人们在建筑物当中的生活还在继续。

(4)城市环境论说。这里之所以敢说“环境”,是把城市理解为一种有机体,这是一种把城市当作人所创造的环境来看待的理论。因此,城市这一有机体不仅可以维持生命,还可以继承人类的文化遗产。

(摘自日本《都市问题》杂志1983年第6期 翟新译 启新校)

编史学和历史哲学

[英]赫勒(Agnes Heller)

希罗多德(Herodotus)认为,编史学是真正的认识,它与仅仅发表意见迥然有别。好几个时代的哲学家也同样(即使不是完全一致地)把真正的认识(以哲学为代表)与日常思考所得出的意见区分开来。

当我谈到编史学与历史哲学的渊源就在日常思考之中时,我是主张这样的一种论点:人们对编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需要不仅扎根于日常的意识之中,而且它们的基本因素都是扎根于日常的意

识之中。根据这个论点,我并不是说,把日常认识的结构和作用,与编史学、历史哲学的结构和作用等同起来,也不是想无视关于各种客观事物的认识在内容上存在着的差异。就认识的内容而言,日常认识和真正的认识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。日常认识从来不是连贯的,它大多数包括对真正认识的客观对象所下的结论,而没有加以论证。但是日常的历史意识却是编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。真正的认识的表现形式会对日常的意识产生具体的影响,在当代,这种影响越来越增强。例如,从来没有读过孔多塞(Condorcet)、黑格尔、马克思、尼采、兰克(Ranke)、托因比或者布洛克(Block)的著作的人,会使用他们的语汇,甚至大部分学术性历史著作中的一些语言词汇,也能通过文学作品和大众媒介工具,而被人民大众所引用。

同日常认识相比,编史学是真正的认识,因为它不是以实用或立即实践为目的。按照编史学的标准来看,原则上是不许实用主义地应用认识。根据历史来证明现在的行动是否正确,这是属于意识形态史。历史学家并非从来没有根据历史来证实现在的行动,我只是说,按照编史学的标准,他们不应这么做。不过间接地把历史应用于实际的动机并不与编史学的标准相违背。长期以来,历史本身所起的作用就是为现在提供“经验教训”。

编史学始终是批判性的,它并不轻信见证人的意见,而是对这些意见有所选择,以便去伪存真。编史学的标准认为应当有一个选择的总原则。日常选择程序不能作为编史学的总原则。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学家采用不同的选择原则,但是所有真正的历史学家都必须有条理地应用这些选择原则。编史学总是研究往事。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平常,但实际上却不是毫无疑问的。例如,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(Croce)和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(Collingwood)就对这句话提出过异议,他们说,编史学总是研究现实。对于这个观点,我们必须认真对待。

显然,问题不在于编史学的题材是往事还是现实,而在于题材是否仅仅作为论述现实问题的中介手段。例如在《朱利叶斯·凯撒》一书中,尽管这部悲剧取材于历史,但莎士比亚实际上谈

的是他当代的事，而不是往事。对于编史学，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地去理解呢？

就题材而论，编史学总是不研究现在所写的往事（past of our present），而是研究历史上记载的往事（historical past）。例如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没有人能写出一本关于昨天刚发生的战役的历史著作。所有的现在所写的往事都是口头或书面形式的报告，但编史学选择那些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重新加以组织和理解的题材。可是，哪些是属于现在所写的往事，哪些属于历史上记载的往事，这是由历史意识来决定的，而现代编史学则仅仅是这种意识的一种体现。因此，编史学的题材是往事，而能够决定“往事”的内容的，则不仅仅是编史学。这还不完全是牵涉到“现在所写的往事”和“历史上记载的往事”之间的差别。为了阐述历史上记载的往事，历史意识必须把从许多不同方面得到的看法综合表达出来，这些方面包括：往事从什么地方开始算起？现在只有一种往事，还是有许多种往事？如果有许多种往事，那么到底有多少种？等等。

往事必须以信息和遗迹的形式包含在现实中。此时此刻所没有的东西，就根本无法加以辨别。没有遗迹（文献和实物），就没有往事，有了信息还不够，还必须被人们理解为一种信息。其次，为了辨认信息的线索，我们必须在心理上把线索与提供信息的可能性联系起来。这种联系的可能性（或然性）又是包含在现实之中。

由于把信息概念与线索联系起来，并且受到对信息表示好奇心的推动，人们就处在一种准备接受信息的状态。这种状态可能先于线索而存在。遗迹是指包含在现实中的遗迹，而准备接受信息也都是包含在现实之中。只有信息本身，才能揭示往事。通过辨认信息，我们可以解释往事。编史学涉及到辨认有关往事的信
息，准备接受信息是方法论的问题、辨认信息要持批判分析的态度。所以，编史学的题材是“历史上记载的往事”。

再进一步说，未来并不能引起所有的历史学家的理论上的兴趣。这里编史学面临着似是而非的困境。它要从现在的立场出发，找出关于往事的真相。它根本不涉及到将来，甚至不涉及到不

久的将来。即使如此，编史学对未来的影响也是同它原来的意图相反。如果这种影响是有意造成的，那么编史学就不是真正的编史学了。它要么不是真正的认识（这是意识形态），要么是另一种真正的认识——历史哲学。但是，如果编史学产生有意影响将来的效果，那么它也不是真正的编史学，而是历史语言学了。真正的编史学不是从未来（不久的将来）的立场上进行阐述的。尽管编史学涉及往事，但它必须反馈到现在，并影响到不久的将来。

“历史上记载的往事”不是被遗忘的事物，而是能够被回忆起来的事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往事确实包含在现实之中。人类的往事就是后来人们回忆出来的事。按照狄尔泰（Dilthey）的明喻说法，历史是人类和各民族的传记。尽管从某一个方面来看，这个明喻是恰当的，但它没有把编史学和历史哲学区分开来。两者都在重写人类和各民族的传记，但是角度不同，目的不同，遵循的客观标准也不同。正如一般哲学那样，历史哲学求真和善。在历史哲学中，往事总是指“现在所写的往事”。历史哲学论述往事，但不向我们详细叙述史实。编史学使我们回忆起已被遗忘的事情，历史哲学则把已经回忆起来的事情加以整理，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至少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。

（摘自赫勒著《历史理论》一书 1982年版
师 实译 文 秉校）

争取女权运动史

〔英〕麦克伦南（Gregor McLennan）

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体现了对社会史的深刻批判，也体现了社会史方向的改变。社会史所追求的是要使它能适应社会经历的所有领域，正如劳动史一样，如果要考虑到妇女在历史中的表现，就要从下面的奠基者来叙述历史。隐藏在批判人类历史背后的动机（这一点多半被人所忽略）首先是，而且恰恰是政治上的动机。争取女权运动史必然还会提出一些有关编史工作方面的理论问题，以及研究工作方法论方面某些“技术

论文降重，论文修改，论文代写加微信:18086619247或QQ:516639237

论文免费查重，论文格式一键规范，参考文献规范扫二维码：



[相关推荐：](#)

[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](#)

[皮尔逊的历史研究和编史学观念](#)

[哲学、历史与哲学史](#)

[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](#)

[论维柯《新科学》的创新之处](#)

[编史学和历史哲学](#)

[对文学与历史分工的理性重拾](#)

[现代性批判之“异常思”：施特劳斯论马克思](#)

[人的天命与历史的境遇](#)

[春“生”之哲学](#)